

<<摄影师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摄影师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44725880

10位ISBN编号：754472588X

出版时间：2012-9

出版时间：译林出版社·凤凰阿歇特

作者：(美)道格拉斯·肯尼迪

页数：370

字数：250000

译者：陈四百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## <<摄影师>>

### 内容概要

你能为人生做多少减法，只为了让一切从头再来？

华尔街某律师所的初级合伙人本，原本想成为一名职业摄影师，现在却只能整天替人写遗嘱。他觉得自己正在被日复一日的庸常生活消耗殆尽。

和他一样，妻子贝丝梦想成为小说家，最终却成为家庭主妇外加古董家具收藏狂。两人从对方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失败。他们恨自己没有坚持理想，恨最亲密的人也和自己一样。生活彻底失去了激情。

贝丝有了外遇，对象是他们的邻居，一个名叫盖瑞的落魄摄影师，这是本最不能忍受的一点。在一次亲眼目睹贝丝与盖瑞的幽会之后，本失手杀死了这个奸夫。

自首意味着至少18年的监禁，意味着儿子再也不会认他做父亲，意味着他在世间从此永就是一个杀人犯……那还不如去死。

本确实死了，在海上遇难，尸体被烧焦。但盖瑞却复活了，并声名鹊起……

<<摄影师>>

作者简介

道格拉斯·肯尼迪 (Douglas Kennedy)

美国知名国际畅销书作家，生于1955年，作品已被译成22种文字。

婚姻的悲剧、工作的屈辱、做父母的愧疚，他书中的主题总是贴近人心，这使得他的作品不论是黑色惊悚小说，还是成人爱情故事，都大获成功。

肯尼迪的作品摆满书店的书架，同时，好莱坞代理人也人手一本。

他的小说获得各国电影导演的青睐，其中，由《摄影师》改编的电影《全局》，由法国王牌影星凯瑟琳·德纳芙主演，于

2011年第八届法国影展期间在中国四个城市巡回展演，受到中国年轻人的喜爱。

书籍目录

第一部第二部第三部第四部第五部第六部第七部第八部第九部

## 章节摘录

1现在是凌晨四点，我已经数周末合眼，孩子又哭了。  
不是孩子吵醒了我——在他号啕大哭之前，我已经眼睁睁看着天花板几个小时了。  
我累得浑身麻木，听到哭声，只能躺在床上无动于衷。  
几分钟过去，我还是像个死人一样躺着，而三个月大的乔希，真是使出了吃奶的劲儿，拼命地哭。  
终于，他那坚持不懈的锐利哭声刺进了他妈妈的耳朵。  
我的妻子贝丝，在熟睡中睁开蒙眬的双眼，一副半睡不醒的模样。  
她用手肘碰了碰我，开口跟我说了两天来的第一句话。  
“你去搞定他。”  
“说完她便翻了个身，拖过一个枕头捂住了头。  
我奉命而行，动作机械而迟钝。  
我坐起来，双脚着地，摸到扔在床边椅子上的条纹睡衣套上，又穿上有同样条纹的睡裤，费力地想把它系稳在腰上，我走向孩子的门口，推开了门。  
我的一天又开始了——虽然实际上，它从来也没有真正结束过。  
孩子的房间在我们房间对面。  
直到上周，乔希才没在我们房间睡。  
他不像我的大儿子——四岁的亚当，亚当长到两个月大后就可以一觉睡到天亮了。  
乔希不，这个孩子是个深度失眠者。  
他睡觉前不耗上两个小时不会罢休，一旦醒来，就会放声大哭，声音尖利，非得把人吵醒，然后还要我们把全部心思都放在他身上。  
我们试过让他连续八个小时保持精神，一直到深夜才准他睡，也试过睡前灌他两大瓶牛奶以防止他后半夜饿醒，还试过给他服婴儿最大剂量的阿司匹林，可是都不奏效。  
最后我们只得把他移到婴儿房，想着也许他在自己的房间会睡得好些。  
可是没门儿，他现在一次可以嚎上三个小时了。  
因为他，连续二十个星期以来，我和贝丝都没睡过一个囫囵觉。  
最近，我一直在企图说服自己，我跟自己说，我们那趋近崩溃的神经，长久累积的疲倦，才是造成我们夫妻之间诸多不和谐的罪魁祸首。  
而这不和谐，在大前天晚上加剧了。  
那天晚上，贝丝对我发泄了积累已久的怨气，骂我是一个十足的窝囊废。  
我自然不会像她那样，对她恶言相向，但也不甘示弱，我回敬她，说她是市郊泼妇。  
吵架后的四十八个小时里，她都没有理我。  
就像上个月一样，我们就快递账单吵了一架，她整整一个周末都对我一言不发。  
还有上上个月也一样，她在坐月子时，大骂我是有史以来最自私自利的家伙。  
所以，不仅仅是乔希的哭声让我夜不能寐，还有许多其他鸡毛蒜皮的事也让我无法入眠。  
比如说这座房子。  
我现在痛恨这座房子。  
并不是我的房子有什么特别可恨的，相反，它是那种能让这个国家许多公民都梦寐以求的一流城郊房：两层，新英格兰殖民时期风格的白色墙板，墨绿色百叶窗，四个卧室，有厨房，还有全家可入的地下室，半英亩大的后院，能停两辆车的独立车库。  
它当初的要价是四十八万五千美元……但这个康涅狄格州的角落地区，在经济衰退期间还真是遭受到了打击。  
所以，一九九一年，我们以四十一万三千美元的价格拍下了这座房子。  
那时，好几个同事都跟我说，你真是捡了一个大便宜。  
但当我与贝丝签下贷款条约时，我脑中唯一的念头便是：我们真的成为房奴了，我们把自己给囚禁了。  
和其他房间一样，乔希的婴儿房的装修都是未经修饰的松木，早期美洲风格。

## &lt;&lt;摄影师&gt;&gt;

他睡在一张红木婴儿床上，殖民时期的，大约出自一七八二年。

他的换洗尿布放在一个抽屉式的松木柜上，柜子来自老约克郡的魅音酒店。

等他大一点儿时，可以坐到一张小摇椅上，这张小摇椅曾载过小霍桑，他还可以玩一玩古老的破布娃娃，当然，这娃娃就是斯托夫人在写《汤姆叔叔的小屋》时，陪伴在她身边的。

我怎么知道孩子房间里这些家具的狗屁历史？

这得归功于贝丝。

我们从城里搬到这城郊，两年之内，她便把所有家具脱胎换骨，扔掉了我们之前在伯特利家居店买的简单实用的东西，并宣称：我们要复古，回到殖民时期。

但是，对她来说，这不是说开车到最近的伊森艾伦市场，买些人造革的威廉斯堡扶手椅就完事了。

她要的是，我们新家的每一样东西都是百分之百的联邦党派风格。

一连几个月，她展开了疯狂的搜索行动，从家里到新伦敦，她在每一个古玩店里搜寻什么原始的棕绷床垫，波士顿？

威拿牌的正品军用小提箱，普罗维登斯会议室里的靠背长椅等。

每一件东西都还必须有一段小小的历史渊源。

据贝丝称，托马斯？

杰斐逊曾在家里一张沙发长椅上干过他的一位情妇，而挂在家中浴室里的新英格兰正版地图，是丹尼尔？

韦伯斯特的继妹亲手绣的&hellip;&hellip;也有可能是他的瞎侄女（反正我也搞不清）&hellip;&hellip;贝丝上瘾了，成了所谓的正品家具狂，难以自控。

这是一种昂贵的瘾，那一年，我年底七万九千美元的奖金，全都搭进去了。

不过，我还是随她去，因为这占据了她的全部时间，延期了她将要面对的巨大失落。

同时，买下每一件她迷恋上的古董，确实能减弱她内心的挫败感。

但最终她还是渐渐厌倦了，厌倦了古董拍卖室，也厌倦了四处疯狂猎寻奥杜邦的系列原作。

房子里已经全副武装了，这是一个收藏家的胜利。

朋友来访时，她可以花上几个小时去讲述一个一七八九年的缺口瓷杯的渊源，讲它来自马萨诸塞州的三文市东部，讲一个海军准将曾用过它。

尽管贝丝从未在我面前说过什么，但我知道，她暗地里也瞧不起自己的行为。

她很清楚，这不过是自欺欺人，她不过是为了转移自己的注意力，从一些令人不舒服的真相上逃离。

像我一样，她现在也讨厌这座房子，讨厌它带来的全部暗示。

当我走到乔希的床边时，他已经哭得抽搐了&mdash;这是他用嚎哭来获取父母注意的临界点，他也已经精疲力竭了。

亚当在这么大的时候，只要简单的三步就可以停止他的哭泣：把奶嘴重新放进他嘴里，抱着安慰一下，再把奶嘴插入热奶瓶里即可。

但要是乔希这样做，就是强迫行为了。

他就是喜欢哭，对什么奶嘴、抚慰、奶瓶那老一套根本不买账。

你必须得抱着他来回踱上一个小时，你不得不停地唱歌逗他，不能歇一下，你要是胆敢歇一下，他马上就又会抓狂。

要是你坐在椅子上不动，嚎哭马上会自动再次爆发。

他是一个专门对付人睡觉的恐怖分子，你要是不答应他的全部要求，他绝不罢休。

我在地板上四处找寻他甩到地上的奶嘴，最终在那个抽屉式柜子下面找到了。

我把奶嘴放在自己嘴巴里消了消毒，然后塞进了他的嘴里。

接着我就把他从婴儿床里拎了出来，扔到肩膀上坐着，开始不停地唱&ldquo;一闪一闪亮晶晶&rdquo;

。

他马上就把奶嘴吐了出来，又开始嚎哭起来。

奶嘴在楼梯上跳了几跳，又重新蹦到了地板上。

当他跟着我走到厨房，看到微波炉里的牛奶瓶这老把戏时，他一下把哭声提高，整整二十秒的时间，震耳欲聋。

## &lt;&lt;摄影师&gt;&gt;

亚当是一个真实的理想型宝宝，就是那种你能在尿布广告里看到的，非常煽情但是死可爱的宝宝类型；而乔希则非常要命。

他是一个小号的彪形大汉。

超大的头颅，拳击手的鼻子，斗牛士般的性格。

我当然也爱他&hellip;&hellip;但是，我不确定自己是否还喜欢他。

他让我焦躁不安&mdash;不仅仅是因为他哭个不停，似乎不太高兴自己被人带到了这个世界。

还有一个原因我想就是&mdash;像这座房子一样&mdash;他代表了另一种内在的束缚。

我的一个朋友曾对此发表过精辟的言论。

他说：当你有了第一个孩子时，你还自信自己得心应手，还没有深陷透支的生活里。

但当你有了第二个孩子后，那你就真正成了一个真正成了家的男人了，你的义务会堆积如山，你不再是什么可以脱身的代理人了，你失去了在世界上自由漂泊的权利。

当然，对于乔希这个爱哭鬼我还可以有另外一种解释：他只不过是直接反映了他父母之间的不和。

孩子对这种事很敏感。

即使只有五个月大，他们的感官也异常灵敏。

亚当也是，当我和贝丝不和时，他非常清楚。

不管我们是吵了一架，还是彼此冷战一场，我都能看出来，亚当在恐惧。

他那灰色的大眼睛，满是请求，请求我和贝丝和好。

这种关心，使我内心痛苦。

因为他那对家庭和睦的无声请求，让我回想起了三十四年前的事，那时我就是他这么大，在父母各守一隅时，我也只能无助地注视着他们。

乔希一看到我从微波炉里取出热奶瓶，就开始双手乱舞起来，直到我把奶瓶塞到他手里才罢休。

我拖过厨房里的一把椅子坐下，面对面地抱着他，他吧唧吧唧地吸着奶。

在他喝完之前，大约会有五分钟的安静时间。

所以，我空出一只手来，打开了放在角落柜子上的一台九英寸电视机。

我从没想过最终自己会住在一座厨房有电视机的房子里。

但贝丝坚持如此，她说这样方便看美食节目。

我没有为此事争论不休，尽管我很想指出，索尼公司在美国独立战争时期，都还没开始运营呢。

和房子里的其他三台电视一样，厨房这台也装了有线。

所以我立马调到了新闻频道，即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。

一调到新闻台，我便看到一些想别过头去的东西。

准确地说，不是一些东西&hellip;&hellip;而是某个人。

她名叫凯特？

布莱梅尔，目前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战地明星记者。

此刻，她正穿着一套合体的迷彩服，还有一件防弹背心。

她站在萨拉热窝被严重轰炸过的医院前进行报道。

她身后，一组医生正在为一位战士截肢。

他们的医疗物资紧缺，做手术都不用麻醉剂。

低沉而又慷慨激昂的评论是凯特的拿手好戏，但透过她的声音，你还是可以听到那些可怜家伙的哀号。

。

我注意到，她那头栗色短发很适合战区里的装扮。

话说回来，她在头发上向来就很会来事儿。

当我和她在大学里住在一起时，她就从未停止过摆弄头发。

她的装扮也一样，那时，她总是以一副让人流鼻血的打扮出现在课堂上，还善于用各种白痴问题巧妙地满足男教授的虚荣心，让他们在课堂上光芒四射。

从那时起，她就已然是一个精明的政治人物了。

她很清楚，作为一个大有野心的女人，会调情是必须的，手段是否合适，对她来说尤为重要。

我记得某个潮湿的星球六下午，她躺在床上，浏览着一堆从图书馆借来的书，它们分别是玛莎？

## &lt;&lt;摄影师&gt;&gt;

盖尔霍恩、奥莉娅娜？

法拉奇以及弗朗西斯？

菲茨杰拉德的书，这三个女人，她认为是过去四十年以来，最伟大的战地记者。

“有一天，我也会写一本这样的回忆录。

”她说道，语气不容置疑，对自己的职业前途非常肯定。

接着，她举起一本战地照片集，那是伟大的罗伯特？

卡帕的作品。

她又加了一句：“而你，将会成为他。

”乔希突然把奶瓶甩到了地板上，他用他的方式告诉我，他喝饱了。

迅雷不及掩耳，他又开始号哭起来，而且很快发展成高亢的咏叹调，大有吵醒亚当和贝丝之意。

我赶紧又把他扔回肩头，随即打开冰箱旁的门，步向地下室的楼梯。

地下室并不大，大约十六英尺长，十二英尺宽，主要由两个小房间组成。

我认为自己已经设法充分利用了这里的空间。

这里也是这所房子中，贝丝唯一没有整成玛莎？

华盛特奈兹统一设计风格的地方，即漂白过的镶嵌式芬兰木地板，中度灰的斑点地毯，隐藏式的顶灯。

一下楼梯，便能看到我进行锻炼的活动区域，那里有一台诺迪克牌越野滑雪式跑步机，一台班霸牌登山机，一套索洛夫勒克斯牌的小型健身器。

我每天早上都尽量抽出四十分钟的时间来锻炼。

十分钟跑步机，十分钟登山机，最后二十分钟的重量训练——是为了保持我的体重维持在一百七十五磅左右。

我的医生告诉我，这对于一个五英尺十一英寸，胆固醇值是五点五，不吸烟的三十八岁男人来说，一百七十五磅是最完美的体重。

他常常对我保持苗条的能力称赞不已。

但我想，我能如此健美的真正原因是，我从来没想到在墙壁上砸几拳，而是每次都是跑到地下室，在卧举长凳上发泄愤怒。

或者我会听音乐。

我拥有一千二百张以上的光碟，全都存放在一个旋转木架上，坚固的樱桃木做的木架。

它是在康涅狄格州一个叫做西部康尼尔的小镇定制的。

虽然花了一千八百三十美元，但凡是见过的人，都对它的独立装置和简单操作羡慕不已，就像他们也羡慕我的高保真音响设备一样。

我去了纽约曼哈顿区西边的第四十五街，那里有家高保真音响装备店，只出售来自英国的高端设备，要是你了解一些小牌子的话，你就能买到世界上最好的。

我花了不到五千美元自己搭配了一套装备：一对美声七五三落地式扬声器，一台雅俊的德尔塔CD转盘以及黑匣子数模转换器，还有一个真正令人叹为观止的赛纳斯三号喇叭，它以钻石般细密而清晰的音质著称。

我收集的光碟，大多是来自《古典音乐企鹅指南》一书的建议。

我对音乐是认真的，曾很想在锻炼的时候听上一段完整的演奏（或者歌剧）。

但不幸的是，所有超过四十分钟的音乐都不太适合我的锻炼过程。

所以，在晨练时，我不得不听上几遍放松神经的马勒或布鲁克纳的浪漫音乐，不过，其实我更喜欢在晚上听他俩的交响乐。

因为那时，我可以完全置身于黑暗中，也就是我最中意的地方——暗房。

以前，我的暗房就是洗衣房。

但我们搬到这座房子来后的第一件事，就是把洗衣机和烘干机转移到了厨房里一个隔离的储藏室里。

然后木匠和水暖工开始在洗衣房动工。

他们拆除了原有的橱柜和一些固定装置，重新安装了两个专业的不锈钢水槽，原来唯一的一个窗口也用砖头砌上了，墙壁重新刷了一遍，涂成了灰白色，然后，把一组定制的表面散发光泽的钢制壁橱，



## &lt;&lt;摄影师&gt;&gt;

镶嵌进了一面墙里。

我还花了二千三百美元买了一个真正的奢侈品：最新上市的带挡光板的旋转门。

旋转门是一个圆柱体，里面还套了另一个圆柱体，这是为了挡光，制造出完美的暗房黑视效果。

我认识《新闻周刊》的一个摄影记者，根据这个家伙的建议，我还采用了一流的洗印设备：贝思乐四十五倍放大机一台，肯德曼胶片干燥箱一台，柯达自动托盘摇杆一根。

我还只用最上乘的伊尔福特牌的相片冲洗液，只上免税店买溴纸打印照片（溴纸是美国所有一流摄影师的选择用纸）。

像许多专业的摄影师一样，我最中意两种顶级的黑白胶片：柯达3X和伊尔福特HP4。

和洗印设备相辅相成的，就是那个大壁橱，从地板延伸到天花板，防火，防水。

有可卷的铝制挡光柜门，由两把防盗锁锁着。

这一切说起来似乎有点儿谨慎过头，但如果你有一个价值超过四万五千美元的照相机及其镜头，你就承受不起任何万一了。

我开始收集相机是在一九六三年，那时我六岁，去外公外婆家玩，他们住在劳德代尔堡的退休公寓里。

靠墙的一面桌子上，留有一台老布朗尼相机，我拿了起来，从取景器里往外看，立即被迷住了。

一种全新的视觉方式在我这儿诞生了。

它就像从一个小洞里往外窥视，你不必去看身边所有的东西，你可以缩小视觉范围，只看一副景象都行。

不过，对于只有六岁的心灵来说，最为喜悦的是发现了你可以躲在镜头后面——照相机把你和世界分离了。

接下来在外婆家的日子，爸爸妈妈不停地争吵，外公外婆也不停地争吵，他们都惹怒了对方。

而我，大多数时间都躲在了老布朗尼取景器的后面。

事实上，当我和大人们待在一起时，我也把相机放在眼前，把他们隔离开来，而且在和他们说话时也拒绝放下。

我爸爸不乐意了。

一天晚上，大家坐在餐桌旁吃晚饭，我一边吃着番茄酱蘸虾，还一边举着相机看，爸爸的耐心耗光了，他一把从我手上夺走了相机。

外公莫里斯觉得爸爸过于苛求，于是开始为我辩护。

“让本尼自己玩自己的。”

“他不叫本尼。”

“爸爸说道，声音里带着一丝老耶鲁生的傲慢讽刺，”“他叫本杰明。”

“外公并没有接他的茬儿。”

“说不定这孩子将来长大了能成为一个摄影师。”

“除非他想饿死。”

“爸爸说。”

在摄影和照相机这件事上，这是我和父亲的对抗中，最为温和的一次。

但是，当我们在劳德代尔堡短暂而不太愉快的拜访最后结束时，外公在机场郑重其事地把老布朗尼交到了我手上，他对我说，这是一份临别礼物，是送给他最喜爱的外孙本尼的。

我现在还保存着那台老布朗尼，就放在暗房壁橱的最顶层，和它放在一起的还有：我十四岁时得到的第一台柯达傻瓜机，高中毕业时得到的第一台尼康，一九七八年大学毕业时的第一台莱卡——就在妈妈与世长辞前六个月，那年她才五十一岁。

壁橱下面的三层，放的都是我从那时起收集的相机。

其中有几台稀有的珍品：一台宾得自动聚光单反机，一台古老的柯达伊斯特曼落地箱式照相机，还有一台柯达第一批出产的古典旁轴相机。

还有就是我目前使用的装备：一只原装的速像新闻摄影镜头，一台新莱卡M9相机（带有价值五千美元的莱卡三百大炮镜头），一台莱卡福勒克斯，一台瑞典的哈苏五百厘米长焦机，还有一个坚固的樱桃木的三脚架，只有在拍特殊风景或人物肖像时才使用。

## &lt;&lt;摄影师&gt;&gt;

地下室的一面墙上挂了我拍的一些精选风景照，安塞尔？

亚当斯风格的远景低压云，在康涅狄格州的海岸边拍的，还有白色仓库对着黑下来的天空。

另一面墙上都是人物照，有用非常类似比尔？

布兰德的手法拍摄的贝丝，还有孩子们，他们摆出了各种姿势，亲密无间。

这些照片我只用了当时的环境光，光圈开得很小，照片看起来格调自然，很有质感。

第三面墙，也是最后一面墙上挂的是我称之为黛安？

阿勃丝派别的作品：一个没有双腿、一只眼戴着眼罩的男人，在布鲁明戴尔百货店前面乞讨；一个西印第安老妇人戴着口罩，搀着一个人在中央公园西路上走着；一个一边脸烂掉的醉鬼，在一个廊下的垃圾桶里，扒出半只巨无霸。

贝丝很不喜欢第三面墙上的照片，她认为它们太夸张，呈现出太刻意的病态。

她也不太喜欢那些黑白分明的家庭照片，她说我把他们照得像阿巴拉契亚山区的人一样。

不过，她倒很是赞赏那些风景照，常跟我说：你真正看到了新英格兰田园生活的黑暗面。

与贝丝相反，亚当则很爱我的病态城市系列。

每次他摇摇晃晃走到地下室来看我工作时，便爬上那张灰色的单人沙发床，踩在上面，指着那幅“廊下的酒鬼”，咯咯笑着说：“脏鬼！”

“脏鬼！”

“（这是他的批评）。”

小乔希呢？

他什么都没注意到，他只会哭。

那个早上，他自然也是一直在哭。

从我把他从厨房带到地下室，就一直没停过。

二十分钟过去了，这黎明前的爆发还未结束。

我至少已经在地下室的楼梯上来来回回踱了四十次，会的摇篮曲也唱了一遍又一遍，又开始重新唱起“一闪一闪亮晶晶”来，这已经是第十四次了。

终于，一股疲倦袭遍全身，我不得不坐了下来，把乔希放在膝盖上抖动着，让他以为我还在走动。

过了一两分钟，他好像确实是停歇了。

我四周看了看，对着音响旁边的一块空白墙壁盯了一会儿。

那个地方是我为战争照片而一直预留的，就是那种大幅的卡帕式的运动摄影，凯特？

布莱梅尔曾对我说过的，她说有一天我会拍出来的。

但是，我从未靠近过任何战场，从未到达过任何前线……而且我知道，我永远也不会去了。

短暂的遐想结束了，乔希又大哭起来，也许是他的尿布该换了。

我把他放在长沙发上，解开他的连体衣下面几个摁扣，检查他的屁股。

尿布装满了。

从来都是惨不忍睹，特别在彻夜未眠之后，更糟糕。

所以，现在得回他的婴儿房了。

我把他放在一个塑料尿垫上，就是放在他那松木抽屉式柜子盖上的。

乔希患有无法治愈的尿布疹，从他出生以来，他的屁股就经常红红的，还总是溃烂。

所以，对他来说，换个尿布，就像受一场刑一样。

一发觉屁股下面的塑料尿垫，他就开始扭动，哇哇大哭。

他太过激动，我不得不抽出一只手来摁住他，另一只手还得继续解开他的连体衣，好把他的腿从衣服里退出来。

当我费了相当大的劲儿把他的衣服解开后，才拉住衣服的一头，把他屁股抬了起来，最后才完全脱掉了。

这时，恐怖的尿布在我面前暴露无遗：稀屎从屁股一直糊到肚子上，我都看不到他的肚脐了。

我一阵恶心，闭上了眼睛，但逃无可逃，没一会儿，乔希开始双腿乱蹬，并一脚踹进了脏尿布里。

现在好了，脏东西弄得脚底板和脚趾缝里都有了。

“啊，老天爷啊！”

## &lt;&lt;摄影师&gt;&gt;

“我嘀咕着，赶紧跑到窗台边，想去抓一把婴儿湿巾过来，还好湿巾就在那里。但就是这两三秒钟的光景，就在我手没有摁住他的时候，意外发生了。他翻腾得太厉害了，想把自己从塑料尿垫上移开。当我从窗台边返回时，眼看着他就要从四英尺高的柜子上滚落下来。我大叫着他的名字，在他从柜子边缘滚落的瞬间，俯冲了过去。他跌落下来，我一头撞到了抽屉柜的底部，他掉在我的身上，因受惊而尖叫起来。婴儿房的门突然哐当一声打开，贝丝出现在门口，低头看着我，大喊大叫起来：“该死的！我早说过，早说过，早说过……”贝丝一把从我手上抱走乔希，我无力分辩道：“他没事……没受伤。”

“这时，尿布从乔希身上掉了下来，不偏不倚地落在了我的肚子上。但我并不在乎睡衣现在被大便弄脏了，我更在乎的是，贝丝的语气冷酷无情，而我头上撞的大包正在隐隐作痛。”

“你从来就没听过我说话，是不是？”

“这只是个意外。”

“我说。”

“我说过，不要把他一个人放在尿垫上……永远不要那样做。”

“只不过一两秒钟……”

“我跟你强调过无数遍了！”

“好吧，好吧，是我……”

“错了！”

“是，是我错了。”

“我站了起来，就在这时，尿布从我肚子上滑落，软塌塌地扑到了地毯上。这地毯来自一七七五年费城一家公寓式酒店，传说约翰·亚当斯曾在上面踩过。贝丝傻眼了，她目瞪口呆地看着我的一副狼狈样，看着一千五百美元的古董地毯一塌糊涂，看着仍在疯狂挣扎的乔希把屎糊糊涂到了她的睡裙上……”

“太可怕了，”她喃喃自语道，声音疲惫而涣散，“真是太可怕了。”

“对不起。”

“我说。”

“你只会说这一句。”

“贝丝……”

“你走吧，本。去洗个澡，去上班。我会处理这些，和以前一样。”

“好吧，我走。”

“我迅速退出了房间。但走到过道上时，发现亚当站在他自己房间的门边。他把自己最喜爱的玩具，一只笑容可掬的考拉熊，抱在胸前，眼睛睁得大大的，充满焦虑的样子。我知道，是我们的大声咆哮吵醒了他。我蹲下来，亲了亲他的金色头发，柔声说道：“没事了，回去睡觉吧。”

“他显然不相信没事了。”

“你们为什么要吵架？”

“我们只是累了，亚当，真的。”

“这话听起来连我自己都不相信。他指着脏兮兮的睡衣睡裤，皱起了鼻子，那气味刺鼻。”

“脏鬼，脏鬼。”

“我无力地微笑了。”

“是，真正的脏鬼。那你现在回去睡觉好吗？”

“我要去找妈妈。”

## &lt;&lt;摄影师&gt;&gt;

”他说着，便跑进了乔希的房间。

”不要告诉我你也起来了。

”他一进去，贝丝就叫了起来。

我返回卧室，把身上的衣服脱了下来，换上了一条运动短裤，一件T恤，一双耐克鞋，然后下楼，把发臭的衣服扔进了洗衣机。

在回到地下室前，我转动碟柜，找到B部，逐一翻看几十张碟之后，终于找到了巴赫的《英国组曲》，这张碟是由格伦·

古尔德演奏的，我把它从架子上抽了出来。

早上是听耳机音乐的时间，所以，我戴上了塞尼黑穆斯（Sennheims），它有着世界一流的立体声效果，拧开了声音开关，然后想用以往的冲劲迈步到登山机上去。

但我发现自己突然不能动了，我的手指抓不住扶手，我想，大概是指关节断裂了。

最后，我强迫自己运动起来，努力使双腿稳定步伐的节奏。

没过多久，我便以每小时三英里的速度在攀登了，脖子上开始冒出一串串汗珠。

我继续加大步幅，更加卖力地踩下每一个步子，想象着自己正在进行一场比赛。

我越爬越高，根据机器上的数据显示，我已经爬了差不多相当二十层楼的高度了。

我的节奏已经疯狂了，处于超负荷失控的边缘。

我能听到自己的心脏在狂跳，为了与我的运动节奏保持一致，它已经达到了极限。

巴赫在播放着，但现在我已经听不到了。

我只听到自己胸膛里擂鼓般的轰鸣，有那么一瞬间，我的脑袋一片空白，没有愤怒，没有对家事的绝望，摆脱了一切义务，所有的束缚都解开了，我无所不在，除了在这里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我眼角的余光中，瞥见亚当正从楼梯上走下来，他身后拖着一个大大的棕色挎包，我的公文包。

当他下到地面时，朝我咧开嘴笑了，然后双手放在挎包两边往前推，嘴里咕哝着什么向我走来。

我取下耳机，在气喘吁吁中，我听见他说：“响爸爸，做律西……响爸爸，做律西……响爸爸，做律西。”

”我感觉自己的眼泪涌了出来。

不，孩子，你不会想要像爸爸一样做律师的。

……”

<<摄影师>>

媒体关注与评论

他写得如此好，以至于你会一路追读下去，希望它永远不要结束……美国《纽约时报》富有创意的恐怖小说，高潮迭起，显示了真正的心理洞察力。

……英国《星期日电讯报》肯尼迪擅长跨风格写作，他笔下的惊悚小说很浪漫，爱情小说很惊悚，同时具有浓郁的文学气质，深入爱与生命的话题。

在肯尼迪看来，“生活是很矛盾的。

不这样想的人都是牧师。

”……爱尔兰《星期日论坛报》

## 编辑推荐

1) 《摄影师》&mdash;&mdash;备受英法美三国读者、评论家推崇的浪漫惊悚小说家道格拉斯&middot;肯尼迪悬疑力作。

道格拉斯&middot;肯尼迪 (Douglas Kennedy) 是法国政府颁发的艺术与文学骑士勋章，还是英国W.H.史密斯最好读图书奖得主，美国超过百万册畅销书作家。

道格拉斯&middot;肯尼迪已写了10本小说，他的书已经被翻译成22种语言。

2) 《摄影师》&mdash;&mdash;融合谋杀、魅惑、变换身份等诱人戏剧元素，深入爱与生命的话题。小说融合谋杀、魅惑、变换身份等诱人戏剧元素，探讨的主题蕴含哲学深度和艺术质感。

肯尼迪擅长跨文学样式写作，他笔下的惊悚小说很浪漫，爱情小说很惊悚，同时具有浓郁的文学气质，深入爱与生命的话题。

他书中的主题总是贴近人心，比如婚姻悲剧、工作上的屈辱和父母的愧疚。

这使得他的书，不论是黑色惊悚小说，还是成人爱情故事都成功造成轰动。

&ldquo;我所写的都是人们平时会碰到的，并不遥远。

毕竟，故事本就来源于生活，这就是我的书大受欢迎的原因。

&rdquo;他这样说。

3) 《摄影师》&mdash;&mdash;改编电影全球票房大破千万美金！

勇夺法国黄金档期首周票房Top3！

小说改编影片成功挑战悬疑惊悚类型电影，主角演技动人心弦，重现紧张大师希区柯克神采的悬疑杰作。

《巴黎爱情故事》、《我心遗忘的节奏》全欧首席票房男星罗曼&middot;杜里斯携手法国国宝级影星凯瑟琳&middot;德纳芙再次征服全球票房。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